

# 城的文學，文學的城

## ——2017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

趙 哲

---

**[摘 要]** 2017年的澳門文學研究，無論是本土學者還是內地學者，都默契地將研究視點集中在城市與文學的主題上來。從對“我城”書寫的關注到對澳門小城意象的挖掘，甚至在集中探討文學形態與城市日常關係的研究中，無不彰顯出學界對澳門文學城市空間的特別關注。正因如此，澳門文學與城市發展並肩行走在這樣的注視中，使得澳門文學乃至澳門文化的自信心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關鍵詞]** 澳門文學 城市空間 文學空間 文化自信

---

2017年的澳門文學研究，無論是本土學者還是內地學者，都默契地將研究視點集中在城市與文學的主題上。從關注我城書寫到小城意象，抑或是文學形態與城市日常，都彰顯出研究者對澳門文學城市空間的進一步關注，有助於建立澳門文學乃至澳門文化的自信心。

### 一、文學空間與城市空間的雙重面相

澳門文學的特色在城市文學形態中逐漸顯示出本屬自我的個性，張堂錡教授的《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一文就明確指出，澳門文學在澳門回歸祖國這一“回歸書寫”的特色主題中，用“懷舊記憶”為路徑的“我城書寫”是澳門文學近十幾年來的一大指證，“文學作品中觸及澳門回歸後的生活與內心感受的作品，可稱之為‘回歸書寫’。‘回歸書寫’可以說是澳門文學新世紀以來一個深具特色的主題”。<sup>①</sup>張教授特別強調，同樣是描寫回歸祖國，澳門文學的“回歸書寫”並不同於香港，在各類文學作品中很難見到類似香港人的焦慮心態，而是以另一路徑——以“懷舊記憶”來建構獨屬於澳門的特色。回歸前後，澳門的城市生態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回歸前的澳門除了博彩業之外，城市發展可謂百廢待興，因此文學作品多有“向前看”的心態，字裏行間透露出渴望快速發展，並以香港為榜樣，同樣躋身於國際大都

---

**作者簡介：**趙哲，徐州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徐州 221018

① 張堂錡：《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市的行列中去；但自從澳門回歸，城市迅速發展，整座城市的面貌也煥然一新，文學作品隨之呈現與回歸前迥然不同的風格。張教授解釋了回歸後本土作品的“怎樣回歸，如何懷舊”：“曾經熟悉的小城不再，街道上車如流水、人如潮湧，老建築消失，老行業式微，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互動日漸疏離，全球化浪潮衝擊下，澳門的‘都市性’取代了過去的‘家園感’，於是而有了新世紀以來的懷舊風潮。”<sup>①</sup>他將這種懷舊情緒的產生歸結為對澳門人現狀的不滿，“因為懷舊，澳門作家開始思考澳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不斷穿梭於歷史、文化、地景之中，尋找屬於本土的認同，形塑屬於自身的記憶與城市的形象。因為懷舊，他們的文字多了較以往更為細膩的抒情，和更為深沈的感喟，‘澳門情懷’的集體流露因此成為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普遍而真誠的審美特徵”。<sup>②</sup>此外，該文還從本土作家作品、澳門文學獎的角度梳理了澳門從“賭城”到“我城”的歷程，發現了本地作家對澳門城市形象的建構意識逐漸濃厚，在澳門文學作品中城市形象被賦予了新的意義與面貌。

不僅有學者關注澳門文學的城市形象，還有對城市格局與文學關係進行探討的內容，例如鄭海娟博士的《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該文分別從澳門當代華文文學中的“小城”意象、“小城”意象的生成機制和“小城”內部異質文化空間，以及文學作品中的“小城”與外部世界關係呈現，這幾個層次為我們研究澳門當代文學對本地文化地理空間的再現提供一種新的視角。該文回溯了20世紀英美詩壇著名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的一首名為“澳門”（Macau）的十四行詩，為澳門的“小城”意象找到了歷史依據，由此這座蕞爾小城在澳門文學不同文體的作品中分別得以呈現。鄭博士列舉了澳門本地詩人汪浩翰、陶里、玉文和江思揚等幾位的詩作，指出了在這一次次的描寫中，澳門的城市空間與文學空間不斷融合，因為反覆被書寫而進入文學園地中的“小城”意象也逐漸形成並逐漸得到強化。尤其在與同屬於華文文學範疇的香港文學、台灣文學相比後，認為澳門文學的“小城”有別於前者的複雜而宏闊，反而作為一種特殊的氣質，展現出以小見大的審美特徵。無疑對澳門文學的突出特色進行了又一次的強化，在梳理澳門副刊文學特徵時，鄭博士強調，《澳門日報》的副刊《鏡海》、《新園地》、《小說》和《澳門街》等都是反映澳門城市生活現實的重要載體，“獨具特色的副刊文學雖然不免格局受限，但由於它們靠近城市生活的現實，反而能夠細緻入微地雕琢小城澳門色彩斑斕的各個側面”。<sup>③</sup>從澳門城市空間的狹小到文學體裁的細小，澳門的“小城意象”同時作為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的雙重代表，“既是作家空間經驗的再現，也是一種想像的建構，折射出創作主體對現實的觀照方式”。<sup>④</sup>除此之外，澳門由於開埠較早，城市基礎較為完備，城市特徵顯著，“它同香港一樣，沒有真正的鄉村，也沒有一般意義上的鄉土文學，澳門文學說到底是產生於澳門的城市文學。然而對澳門本地創作者來說，澳門是他們朝夕與共的棲身之地，‘小城’的空間意象事實上與鄉土文學中承載着敘事主體情感的鄉村、田野等空間景觀有着類似的功能，往往寄寓着濃厚的懷舊情

① 張堂錡：《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② 張堂錡：《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③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

④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

結，負載着文化鄉愁”。<sup>①</sup>“小城”在相對寧靜、舒適的環境中折射出澳門本土作家對“家”的渴望與依戀。與此同時，澳門的小城形象甘於以“小”自居，在混雜文化的境遇中，自成一體，與香港文學龐雜的城市圖景呈現截然不同的狀態，“澳門當代文學創作主題在不斷生成‘小城’這一符碼的同時，也在試圖建構一種不同於現代性單線發展方向的新的意義與價值”。<sup>②</sup>在小說文體中澳門“小城形象”凝聚了偏安一隅的小城與國際化自由港口的雙重蘊涵，通過周桐、呂志鵬和余行心等本土作家的小說作品統統體現出來，在澳門現代化、國際化的城市地位與“小城”意象之間存在着的反差，是這種混血城市人口在身份認同上的迷惘與糾結，也進入了本土作家獨特的生活體驗和歷史經驗，他們在文本上“建構出一個安寧閒適的歸屬地與寄寓鄉愁的家園，不斷書寫澳門的‘小城’情懷。然而，小城並非遺世獨立的存在，作為現代化都市的澳門總是處在世界之中，並與周遭世界保持着複雜而多元的關係，關於‘小城意象’的討論，因之需要放在澳門與外部世界關係的背景下解讀。紛紛擾擾的外部世界作為正向或反向的多股力量，逐漸改變或破壞着‘小城’的風景與生活，而這也相應地在文學世界中留下了痕跡，它既是澳門文化多元共生的體現，又進一步營造出澳門華文文學色彩斑斕的文化生境，並形塑着澳門文學未來的路徑和方向”。<sup>③</sup>

除此之外，亦有深入澳門城市佈局進行研究的內容，譬如凌逾、霍超群從城市脈絡的組成要素——街道出發，深入挖掘街道這一城市標籤在文學作品中的社會歷史隱喻和文化心理意蘊。首先，澳門街道進入文學作品，成為澳門本土作家追思傳統，批判現實的象徵。凌逾教授借由呂志鵬的小說《傳承》和《小店》指出：“作者對於街道實際上暗含了一組相悖的情感態度，這使得街道的指涉在小說中變得曖昧不明。故事的結局似乎告訴讀者，在澳門，人情味的濃淡和繁華程度不僅息息相關，而且此消彼長。倘若僅僅將街道作為集體懷舊的承載空間，或許並不能解開澳門人目前的心理困境……擁擠的街道儼然成為這座小城的印記。如果說香港作家善於書寫高樓大廈的擁擠感帶給人的窺伺慾和逃離心，那麼，澳門的擁擠感則是一條條狹窄的街道與一輛輛龐大的汽車相左難容，吞噬着人的生命力。這是澳門街道敘事的另一指向。”<sup>④</sup>城市在迅速膨脹的同時，帶走了往日城市中蘊藏的溫情，因此兩位學者敏銳地指出了澳門人內心的糾結——既要享受城市現代化帶來的便利，又想要保留傳統的人情味。於是敏感的作家試圖在文學作品中去追尋這種雙贏的可能性，但在發現城市在現實中的發展速度無力掌控之時，卻只能用回顧街道的變遷歷程來完成一次圓滿的回憶。雖然凌、霍二位沒有明確指出造成此種情況的緣由，但這一心態的確是澳門文學充滿濃厚懷舊意味的一大重要原因。有趣的是，他們還將澳門城市的陸地敘事和海洋敘事進行對讀，從李宇樑系列小說中發掘了澳門街道承載懷舊記憶之外，還潛藏了血腥書寫的情感體驗，在對城市交通工具車和船截然相反的態度上，找到了澳門人的心理依託：“在澳門人心中，車船雖均作為城市交通工具運行，但兩者的地位不啻天淵。車讓澳門人置身於擁擠的街道、嗅到危險的訊號，船給澳門人揮斥方遒的成就感，捨船而駕車，出於發展的迫不得已；駕而唾之，釋放着‘失船’的焦慮。如果說汽車是澳門街道敘事的顯在主角，那麼輪船便是對這種敘

①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

②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

③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

④ 凌逾、霍超群：《澳門文學：迷宮般的城市街道裏，用文學講述人情記憶》，《文學報》（上海）2017年10月16日。



事的顛覆和解構；如果說街道指涉着當下的澳門，是一片不斷填海擴張的陸地，那麼海洋遙相呼應的便是曾經的故土，是一灣岸堤的幽夢；如果今日澳門的城市故事是人車的尺度之爭，那麼往昔的澳門歌謠則是魚水的和諧樂音。”<sup>①</sup> 他們指出，這種心靈的歸靠來源於澳門城市變遷與發展史上獨特的參與者——海洋，“把記憶中的海洋當作失去的樂園予以懷念，以期對抗不斷擴張的陸地，這是澳門街道敘事與西方都市批判之根本不同，也是作品敘事邏輯背後更深層的文化隱喻”。<sup>②</sup> 獨具風景的澳門城市文學，是來源於澳門人內心深處對海洋文化的依戀，揭示了澳門文學獨特面貌的文化傾向與心理依託。

## 二、城市文學活動改變城市日常

2017年3月4日至19日，第六屆澳門文學節如期舉行，澳門文學節的標語——“雋文不朽”，業已成為澳門文學節永久性的主題（其對應的葡譯和英譯分別是“rota das letras”和“the script road”）。自2012年迄今已經成功舉辦了六年，均是由澳門本地的葡語報紙《句號報》（*Ponto Final*）發起舉辦。作為全球首個匯聚中國和葡語國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文學交流盛會，知名作家、出版工作者、譯製人員、音樂人、導演以及視覺藝術工作者都在邀請範圍之列，澳門文學節幾年間已經邀請了百多位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前來參與，活動內容豐富多彩，逐漸成為澳門這座城市的一樁文化盛事。歷來文學節在邀請作家時，十分看重作家與澳門之間的文化淵源，善於從文學的角度深度挖掘澳門的城市文化資源。我們從舉辦者的思路和每屆文學節的活動內容來看，“文學”這則概念的外延在城市的場域下被不斷擴充，除了純文學活動，還有音樂會、電影展映、戲劇表演和視覺藝術展覽等形態各異的文化活動，這其中還不乏因為創作者的身份跨界而出現交疊現象，文學在這場活動中不斷實現跨界與融合。此次文學節上的各類大小活動累積有一百餘場，除了作家對談、詩人沙龍、詩歌朗誦會、寫作工作坊、走進圖書館、走進各大校園等系列活動等純文學活動之外，還同時舉辦音樂會、影視展覽、“白與紅”詩歌即興表演、“詞句傳情”多媒體詩歌表演和戲劇《澳門愛·財·良》等跨媒介活動，這其中大部分的活動均對澳門市民免費開放，讓這場文學盛宴成為澳門市民生活中的文學佳餚。此外，活動地點遍佈澳門整座城市，除了位於澳門市中心的歷史建築舊法院大樓的主場地外，還有葡萄牙駐澳港總領事館、東方葡萄牙學會、戀愛·電影館、澳門威尼斯人劇場、鄭家大屋、澳大黑盒劇場、澳門創意空間、澳門藝術博物館等場地，可謂深入城市肌理。正如鄭周明所說的那樣：“作為華語地區首個匯聚華語、葡語文學交流的節日，它與其他城市如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書展活動最大的不同在於其跨語言、跨媒介的文學節日現場，因此我們能看到除了全球知名作家參與文學節外，包括翻譯、音樂、視覺藝術等領域的創作人、專家都會被邀請參與到文學節的活動當中，因為文學節，也讓許多嘉賓、本地人以及遊客對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超越了以偏概全式的認知。”<sup>③</sup> 與內地和港台不同的是，這裏的文學節看起來並沒有多少“人氣”，就像一位受邀前來的參與者感受

① 凌逾、霍超群：《澳門文學：迷宮般的城市街道裏，用文學講述人情記憶》，《文學報》（上海）2017年10月16日。

② 凌逾、霍超群：《澳門文學：迷宮般的城市街道裏，用文學講述人情記憶》，《文學報》（上海）2017年10月16日。

③ 鄭周明：《澳門文學節：跨文化對話改變着城市日常》，《文學報》（上海）2017年4月1日。

的那樣：“活動現場沒有圍欄，活動參與度屬小眾，作家們根本沒有‘偶像包袱’。任何一位有心的文學愛好者，無須入場證，都能走進現場，與自己喜愛的作家拉近距離，索取簽名或拍個合照，甚至還能有機會與作家同桌進餐。”<sup>①</sup>然而，就是在這樣輕鬆閒適的氛圍中，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藝術工作者跨越語言障礙，雖然尚不能夠進行完美的跨語種交流，但這種對話在六年來一直堅持着，各種語言代表的文化在此碰撞，在閒散的交談中激發出文學本來的力量。據筆者瞭解，本屆文學節上每一場活動都被設定成小型化的模式，但議題密集且豐富，包括了寫作、文化、政治、難民、核問題等等，超越了文化市場、版權等功利又常規的內容，在輕鬆自由的環境下，文學與文化“以最日常的方式緩慢流動在城市生活之中，沒有喧囂的氣氛，也沒有追逐的迫切感”，只“讓一座城市的文學活動變得日常自然，文化土壤也在重新組合，讓外界心生期待，那些漸漸顯露的文學年輕的身影”。<sup>②</sup>

除了澳門文學節，2017年在這座城市間還有其他豐富多彩的文學活動，讓這座原本被視為“賭城”的小城，如今充滿了文藝氣息。2017年1月21日第六屆“我心中的澳門”全球華文散文大賽頒獎禮暨第三批《澳門文學叢書》新書發佈會在澳門科教文中心舉行。從2004年至今，該大賽已連續舉辦六屆，通過大賽活動，充分展示出海內外文學家心中的“澳門印象”，使澳門的文化形象更加鮮明。<sup>③</sup>而《澳門文學叢書》截止至2017年已經出版了56部，是內地讀者瞭解澳門文學與文化的重要途徑。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表示，近年來澳門社會快速發展，本土文學的視域有所擴張，作家的文學藝術創作得以擺脫地域因素的制約，能夠以開闊的藝術視野來思考並書寫本土生活。他還呼籲澳門和海內外的華文作家攜手，共同深入挖掘澳門本土歷史文化與現實生活中可以書寫的題材，彰顯澳門文學的意義。作家出版社總編輯黃賓堂認為：“澳門雖小，但文學創作者不少，而且他們內心寧靜、單純、自由，堅守文學的理想精神，自覺講述澳門故事，為內地讀者以及全世界的華文讀者認識澳門搭建起一座寬闊的橋樑。”<sup>④</sup>

2017年是澳門筆會成立30周年之際，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及港澳台地區的作家匯集澳門，漫步澳門歷史城區，深入這座城市的文化脈絡，感受獨特的歷史文化風貌。澳門筆會會員黃文輝在其《澳門歷史城區：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晶》一文中寫道：“澳門歷史城區的價值首先體現在它有着中國最古老的西式建築群，也保存着中國歷史最悠久的歐洲人聚居地和亞洲早期貿易港的完整面貌；並有大量獨具特色的民間建築，植根在中國和歐洲、亞洲的文化土壤上，表現出東西方建築文化交流的深刻影響。總之，澳門歷史城區展現了中國和東西方不同國家在空間結構概念、建築風格、美學觀念、工匠手藝和技術的交融。”<sup>⑤</sup>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澳門筆會理事長湯梅笑在歷史文化遺跡“鄭家大屋”裏分享了對這座城市閒適的感受，在“城市的褶皺”——澳門城獨有

① 葉子：《有一個閒適的非典型文學節 在澳門》，《北青藝評》（北京）2017年3月26日。

② 鄭周明：《澳門文學節：跨文化對話改變着城市日常》，《文學報》（上海）2017年4月1日。

③ 劉秀娟：《“澳門文學”日益走出澳門——第六屆“我心中的澳門”大賽頒獎禮暨第三批〈澳門文學叢書〉發佈會在澳舉行》，中國作家網，2017年1月25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125/c403994-29047586.html>。

④ 劉秀娟：《“澳門文學”日益走出澳門——第六屆“我心中的澳門”大賽頒獎禮暨第三批〈澳門文學叢書〉發佈會在澳舉行》，中國作家網，2017年1月25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125/c403994-29047586.html>。

⑤ 黃文輝：《澳門文學散步》，《光明日報》（北京）2017年11月10日。

的橫街窄巷裏，找到澳門文化最有生氣的存在。

不同於內地文學活動的轟轟烈烈，澳門的這些大大小小的文學活動逐漸成為一種常態，甚至成為城市的一部分而存在，平靜而有序地進行着。這種存在不為營造多麼厚重而生硬的學術氣氛，卻在稀鬆平常和開放包容的狀態下改變了城市的日常，融入城市文化的內在肌理。

### 三、多維度文學發展促使文化自信生成

2017年12月，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在深圳舉行，來自北京、上海、香港、澳門及深圳本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分別從粵港歷史、港澳經驗、深港個案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歷史與現狀、共性與個性進行論述，對文學意義上粵港澳大灣區共同體建構可能性展開探討，論證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新概念的 formed 和發展。這個從經濟領域衍生出來的新概念，把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的9個市區一併包括，試圖從文學角度凝聚文化認同，進一步增強該區域內各城市間的文化往來。正如陳曉明教授所說：“我理解這個大灣區的文學，它確實和城市文學這個概念是能夠建立起一種關係的，因為大灣區它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地區，它也是這個經濟最富有活力的地區，它也是未來中國發展的某種示範區，所以我覺得在整個意義上來說它的一個文學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和我們理解的城市文學這個概念，它是可以做一個相互的闡釋，那麼在我的理解當中，大灣區這個文學，它既是一個城市文學的一個重新的一個提升，又是對我們城市文學的重新認識，所以非常有活力。”<sup>①</sup> 陳教授還強調，大灣區文學的特點在於多元化：“粵港澳地區本身的文化是有一脈相承的基礎，同時也有不同的文化滋養。比如中國香港文化跟英國文化密切的關係；比如中國澳門文化也有葡萄牙文化的某種因素；廣東文化、嶺南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充分活躍的聯繫。如此豐富多元的文化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互動。”<sup>②</sup> 旨在說明，澳門文學作為城市文學的獨特性代表，也有裏應外合的兄弟，可以遇見的是，作為城市文化共同體的一個重要成員，在大灣區文學這則頗具活力的新理念下，澳門文學的發展前景將會比較樂觀。

澳門文學生長在如今這個寬廣的背景下，呈現多元發展的同時，也越來越有自主性的展現。古遠清教授指出，歷來“港澳”是一個固定的片語，在文學中更是緊密捆綁，但其實港澳文學之間相異甚遠。他曾提到：“澳門文學的一大特色，便是溫和性。在風格上，不像內地文學追求磅礴氣勢，抒寫時代風雲之變幻，也不似香港文人的敏感。這就是為甚麼在香港會出現‘九七’小說、詩歌，而在澳門，並未以‘九九’做重大題材或由此掀起一股旋風。作為小城文學，澳門的作品不以感時憂國的精神見長，而以表現休閒的生活情調取勝。在文藝論爭上，既不像台灣時有政治的介入使論爭異化為社會事件或政治事件，也不像香港各個圈子因寫作路線不同黨同伐異。不錯，澳門有寫作圈子，但有意見分歧也極少形諸筆墨相譏乃至爭戰。”<sup>③</sup> 古教授一語道破澳門文學的特殊性所在，並從與廣東文壇的密切關係、與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承關係等方面細數澳門文學與粵籍作家的淵源，分析了澳門小說、澳門散文和澳門文學評論的情況，認為澳門文學會在這

①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盛大舉行，以文化聚合力量，共築發展》，深圳作家網，2017年12月22日，<http://www.szwriter.com/bencandy.php?fid-50-id-2219-page-1.htm><http://video.sina.com.cn/p/news/o/doc/2017-12-21/184967658583.html>。

② 陳曉明：《新文學素質醞釀的地方》，《深圳商報》（深圳）2018年2月1日。

③ 古遠清：《澳門“文學粵軍”在壯大》，《羊城晚報》（廣州）2017年8月28日。

種“恒溫的精神文化氣候”中逐漸成長。在對王列耀、龍揚志一書《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的評論中，古教授特別強調道，他最在意的是該書有關澳門文學與香港文學的比較。很顯然，在“港澳文學”多元化發展的今天，其中的內涵在不斷產生劇烈的變動，使得我們越來越難以將其一視同仁。在澳門文學的輪廓逐漸變得更加清晰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澳門文學的發展促使澳門文化的自信生成。

在“三言四語”的語言背景下，澳門文學坦然接受文化的多元性，追求自由的同時不忘堅持自我，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較為從容自如，正如李觀鼎所說：“澳門文學的文化自信，大大降低了文藝商品化對它的影響，避免了諸多弊端，它尊重資本，但不屑於當金錢的奴僕，它冀望暢銷，卻不肯為此而媚俗；它拒絕靈魂的降解，在精神貶值處張揚精神價值；它拒絕消費主義慫恿，於物慾中堅守文學本真。”<sup>①</sup> 城市似乎就是迅速發展和多元融合的代名詞，以城市為根基發展起來的文學人為地拭去了鄉土的純粹性和慢節奏，但隨着人們對城市本身的瞭解逐漸深入，以澳門為代表的城市文學也折射出城市的另一面——安靜閒適、與世無爭。因此從澳門文學與港澳台文學“分流”的趨勢來看，澳門文學的能見度逐步提高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澳門文學定會在堅定的文化自信中穩步前行。

[責任編輯 陳超敏]

<sup>①</sup> 李觀鼎：《在堅定的文化自信中穩步前行》，《文藝報》（北京）2017年1月4日。